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バイバイ、
ブラックバード



再见， 黑鸟

BYE BYE, BLACKBIRD



第3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得主，
被宫部美幸、东野圭吾大为赞赏的
『日本小说魔术师』

伊坂幸太郎向太宰治致敬之作

日本权威书评杂志《达芬奇》

2010年『最有价值图书』

小说类第4名！

就算无奈，还是要
笑着说再见！

五次道别窥看五类女人
五段恋爱承载五种人生

译林出版社



再见， 黑鸟，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黑鸟 /（日）伊坂幸太郎著；星野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447-3538-4

I. ①再… II. ①伊… 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740号

BYE BYE, BLACKBIRD

© Kotaro Isak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326号

书 名 再见，黑鸟
作 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译 者 星野空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马丁晓琳
原文出版 株式会社双葉社，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538-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小说是为双叶社的企划《邮递小说》而创作，每完成一篇短篇后，便会邮递给五十名读者。由于最近电子书籍以及手机小说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与其说这个企划是反其道而行，其实编辑的提议更是源自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小说被送到家里的信箱，那一定很有趣吧。”对我而言，能够加入这个企划，并得到非常愉快的工作体验，我感到十分感激。

在此我要感谢所有报名参加抽选的读者，以及曾给予协助的每一位，真的非常感谢。

“‘猎鹿’就很好理解。当然，我并不怎么赞成射杀眼睛圆圆的、毫无罪过的鹿啦，不过，哎呀，这个词语的意思你是知道的吧？狩猎的对象是鹿，所以是‘猎鹿’。男人穿着可爱的类似坎肩的玩意，托着猎枪，步行在山间，寻找鹿，然后射击，就是这样的感觉。”广濂明这么解释着，又继续往下说，“然后，‘采葡萄’也懂吧。虽然跟托着猎枪、屏息静气观察野兽的动静不一样，但是，站在悬着的果实下，对它们进行采摘以得到收获，也可以说成是‘采猎’吧。‘采割’这个词语也说得通，并不会感到奇怪。”

“不过，‘采猎红叶’就感觉很不自然嘛！”星野一彦反驳广濂明。

因为，既没有用枪狙击，也没有得到收获，只是欣赏红叶而已，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采猎”。“完全不符合嘛。”

“采猎^①也有鉴赏的意思哦。”星野一彦比划出翻书的动作，大概是想说“你可以查下字典”吧。

在车站前大厦地下酒吧的包房里，两个人面对着面。再过几个小时日历就要翻过新的一页。大概是周日的关系，客人很少，昏暗的店里静静地流淌着小号吹奏的爵士乐。他们都不是这家店的常客，仅仅是路过发现了这个地方，但却很适合让这对当日才相识的男女用以发展亲密关系，或者说，让他们错以为彼此已经变得亲密。

七个小时之前，广濑明在充满了温暖空气的塑料温室棚前遇到了星野一彦，当时他的左手拿着装有炼乳的纸杯，正要进入塑料温室棚里采摘草莓。现在正是草莓鲜红丰收的季节，天气晴朗，园内人头攒动，广濑明排在了队伍的后方。由于要分组依次从狭窄的入口处进入，这里的队伍必然会排成长龙。

“从来没听过摘草莓还有时间限制！”星野一彦在队伍的前排嚷嚷。虽然是周日，他依旧穿着西装，而且那西装绝不是便宜货——藏蓝色，修身而时尚的设计，看起来很有质感。他的衣着对于普通的公司白领来说自然全无不妥，但却不太适合作为即将上阵摘草莓的服装。而且，他孤身一人，所以他也不会是为了陪同家人而早早结束假日的工作赶来。他的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感觉正好是处于年轻人与成熟男人之间的年龄段。短发，

① 日语里，猎鹿、摘葡萄、赏红叶里都用到了“狩り”这个单词，有狩猎、搜捕、采摘、观赏自然风光等之意。而译文中用到的“采猎”这个词语有选取、狩猎的含义。



高鼻，眼睛和耳朵都很大，虽谈不上帅倒也算有个性，广濑暗想。其实早在这一刻，她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星野一彦吸引了。

“请您必须理解我们的规定。不过，三十分钟已经可以吃很多了。”草莓园的女管理员头颈与腰腹颇有赘肉，看起来丰满而柔软，而她所说的话也沉稳自然。

“才三十分钟？没搞错吧！”星野一彦啐道，一脸不服地走进了塑料温室棚，“明明听说是‘草莓尽情吃’的嘛！”

“总之，请先去吃吃看。”

“的确，三十分钟的采摘时间对于‘尽情吃草莓’来说的确短了些。”听着他们的争论，广濑明暗忖，“感觉很小家子气呢。”

在塑料温室棚里享受采摘草莓乐趣的，通常是一家几口或是夫妻，要不就是恋人，很少会有人独自前来。这也是自然的，广濑想道，这和一个人在保龄球馆打球的情况不同，会独自来采草莓的，应该是非常喜欢草莓或塑料温室棚的人吧。虽然对着独自默默玩保龄球的人可以用“你打得真好！”，“是在练习吗？”来搭腔，但对独自采草莓的人却没法说“你采得真好！”，“是在练习吗？”这种话。

但是，这种不舒坦很快就烟消云灭。拨开绿叶，发现鲜红的果实，摘下，草莓蘸着炼乳一口塞进嘴里，甜甜的牛奶味，恰似溶入母亲慈爱满溢的温柔，酸酸的草莓则沁人心脾。这样的东西再多都吃得下去，在这温室棚里恣意兜转，把草莓全部吃光光吧！广濑明心情激昂。

然而，还不到十分钟，她就已经开始看着手表泄气：“还有

时间啊！”这时，她的正前方就是星野一彦。他正弯着腰摘下一颗草莓，原以为他会立刻送到嘴里，却见他一脸厌烦地瞪着它，就像是和烦人的后辈对视，然后郁闷地冒出一句“啊？你还在啊！”的那种表情，然后把草莓放进纸杯里看了下时间。就在他叹着气抬起脸的时候，目光对上了广濑明。虽然有那么一刻他显得很吃惊，却很快露出了笑容：“三十分钟还真是挺长的呢。”

广濑明也同意这一点。草莓很好吃，但是，只能没完没了地吃草莓也确实会生厌。有炼乳的时候还算好，炼乳空了后吃起来就会很难受。话虽如此，却又觉得如果在限定的时间结束之前便甩手离开的话很不划算。

“听说有三十分钟限制的时候，我还觉得不正常呢。”广濑明回答道。

“刚才进来之前，我还对那大妈抱怨了呢，说‘采草莓竟然有时间限制，别这么小家子气了’。”

“我听到了。”她故意这么说了说一句。

星野一彦有些不好意思：“被听到了啊……回去的时候我得对那大妈道歉。”

“这就是所谓的正直吧。”广濑明苦恼着措辞该用什么程度的敬语，另一方面，她也对对方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便准备道歉的态度产生了好感，“不过，为什么你要特地穿着西装来采草莓，而且还是一个人？”

于是，星野一彦告诉她：本来这天是和一个交往两年的女性约会吃晚饭的，却在最后时刻被放了鸽子，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突然萌生了采草莓的念头。



* * *

“所以那些也是骗人的吧。”在市内一间公寓的房间里，广濂明挠着头，像是要把头发扯下来一样地用力。

“那些是指哪些？”我虽然这么说，胸口却一阵疼痛。

十二月中旬，天气持续寒冷，让人觉得所谓的温室化不过是都市传说。房间里的空调并没有运转，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广濂明故意让我不好过，还是她忘记打开开关。或许是因为被我突然造访并提出分手而火冒三丈，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感觉寒冷吧。总之在这冬季的假日，我的膝盖、小腿正就着地毯端坐，几乎就是下跪前的准备动作了。虽然已过傍晚四点，太阳还没完全下山。

“算了，”盘腿坐在一旁米色沙发上的茧美将罐装啤酒一饮而尽，懒洋洋地说道，“反正这个男人在女人面前说的话有九成是假的，什么都是骗人的。归根结底，你们所谓的相遇也是一团谎话。”

“不是的。”我慌忙否认这番说辞，“当时，我真的是因为被交往中的女性放鸽子才想到去采草莓的。和你最初相遇时的那番话都是真的。”

“‘而且，我爱过你也是真的’——这男人就要这么说了。”茧美伸出长长的手臂，用粗粗的食指指着我。她体态臃肿，手脚肥硕，浑身上下就没正常的地方，并且态度还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在我眼里，她简直就是另一种生物。从相识至今已逾

两个月，虽然每天都一起行动，但相处的时间越长就愈发无法理解她。在认识最初几日还觉得她跟我一样都是灵长类的，只是分属不同科而已，到如今已经不认为她跟我是同一个星球上的生物了。

广濂明正在起居室里转来转去。“突然就这么赶来说这些，一定吓到你了吧，我也想到你会很震惊……”对只能说出这种话的自己，我感到厌烦。

“畏畏缩缩的真是丢脸。”茧美打了个响舌。这女人迄今为止的人生就是不停地打响舌吗？这响舌发出的巨大声音在房间里回响。“喂，听好了，这女人不是震惊，是在生气。”

“我是在生气。”差不多同时，就听到广濂激动地说，“过了两个月才跟我联系，突然就跑到我家里，而且还带着这种女人来，说什么‘我要和这个女人结婚所以分手吧’。如果这还不生气那还有什么时候会生气！”

被称为“这种女人”的茧美发出了愉快的声音。她很习惯因为外表而被人害怕、被人轻侮，或者被人敬而远之。“身高一米八，体重有一百八十公斤，很巨大吧！”和她初次见面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问她，她便开诚布公。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正确，但就一个并不做运动或者格斗的女性而言，她的身材的确是魁梧得出格。这还不算，而且那张满是肥肉的圆脸上，还有双凶神恶煞的眼睛，鼻子也很大。“一不留神就长成这样，厉害吧！我最早的记忆是在幼儿园开学第一天，住在附近的荻野目君叫我‘怪兽女’，我生气地撞过去，把他的手腕弄骨折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人生了。”她皱着脸说完后，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



句，“是从获野目君开始的。”

茧美毫不顾忌地坐在广濑明房间里的沙发上：“我本来是想不理你这女人直接就去注册的，但是这家伙却说想要跟你这种女人打个招呼。”说完她蓦地站起身。

“你这家伙，什么叫你这种女人！”

“‘你这家伙’这种叫法很好啊！”

我下意识地向下跪的姿势站起身，走到广濑明身边搭住了她的肩：“你冷静些。”广濑明扭动着身体，似乎在说“别碰我”。

茧美的口中发出了出自心底的愉悦笑声。我可以想象她在想什么，无非就是“啊，真开心啊”这种吧，“一想到还能再看到四次这种场景，没有比这更好的乐子了”。

我把视线投向东面的墙壁，那里放着一件黄铜摆设，及腰高的柱子上有好几个碟状物，分别摆放着戒指以及耳环等首饰。

以前，她曾经问我：“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很不可思议？”她摸着一枚枚戒指说，“虽然闪闪发光，煞是美丽，但你觉得它们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对他人炫耀吗？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戴着很名贵的宝石，他们到底是在自豪什么呢？是想表示‘我可是能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生活上根本用不到的首饰’吗？如果说，有一条很适合自己的廉价项链和一条并不适合的高价项链，你觉得应该选哪条？”

“这个嘛，是选适合自己的便宜货吧。”

“是吧。不过呢，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大概真到这种时候，我可能会想选并不适合自己但是价格高的那条呢。”

“这是考虑到将来有一天会把项链卖掉吗？”

“并不是这样。”

“那么，如果是适合但是很便宜的戒指，和并不适合但是很昂贵的象牙，你会把象牙戴在身上吗？”

“象牙是怎么回事？”她噗嗤笑了，然后问，“是用象牙做成的首饰吗？”

我摇了摇头：“就是象牙，一整根，感觉很高级，而且也很难弄到。如果插在包包里，肯定引人注目。”我一边回答，一边做出抚摸着象牙的动作，就像此刻它们正长在我的嘴角边一样。

“象牙不是违禁品吗？”

“独一无二不是很好吗？”

“感觉可以当防身用的武器呢。”广濑明笑着说。看她打心眼儿里高兴的样子，我也感到心情愉快。然后，这份愉快中却渐渐地掠过一丝内疚。

我之所以有罪恶感，理由十分简单。

因为除了她以外，我还有其他交往中的女性。这并不是出轨，因为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个女人更为重要，所以这比出轨性质更加恶劣吧。劈腿？这样形容也不对。确切地说，是脚踏五条船。当茧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连她也瞪圆了那双小眼睛：“劈五条腿！真是厉害，太让人吃惊了。”她叹道，“这算是双休日吗？真了不起。你自己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想‘至少一个星期也要休息两天’，还是急着想要连这两天的空白也快点填补掉？”

“其实我并不是每天都会与某个交往对象见面，所以并没有什么双休日啊，连续五天之类的事。”我这么解释着，“有时候



会连续一个星期和同一个女性在一起，也会和某个女性一个月都不联系。而且我也不是因为喜欢这样而故意去劈腿，只是和那些有好感的女性自然地交往，就变成了同时与五个人交往的局面而已。而且，交往的时间其实是隔开的，所以也不能就笼统地说是在同时交往。”但是茧美根本就没打算听我的解释和辩解，只是挺着鼻子说：“那么，就不说一个星期，以一整个月为目标怎么样？三十一条船哦！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哦。不过如果上了吉尼斯就穿帮了，三十一个人组成的战场一定很可怕吧。”

“其实，我也挺同情你的。”茧美从沙发上直起身，用手指着广濑明。我总觉得每当茧美有所动作时，屋内的空间都会一阵扭曲，地板也随之震动，“在这个单身的小屋的帮助下，你摆脱了长久以来的不伦地狱，还以为总算可以谈一次普通的恋爱，没想到却要被我这样的女人抢走。”

“喂！”广濑明脸涨得通红地瞪我，她一定是在生气为什么这个女人会知道不伦的事，为什么还要把这么敏感的事情都说出来吧！我很明白她的心情，但是，我却没有斥责茧美的立场。

同我相熟交好的朋友、恋人，茧美对他们的信息无一不晓，至于在什么时候说出来，则是茧美的自由。

* * *

当我提出在“那辆巴士”把我带走之前，想和几位女性见面的请求时，茧美曾斩钉截铁地回答：“告别什么的全无意义，你

不在之后，虽然最初她们可能会寂寞，但很快就会忘记你的。”

“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请让我与她们告别。”我请求道，“距离‘那辆巴士’带走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吧，不是还有时间吗？”

“我说你啊，明明是要被带走的那个，怎么说话还这么气势十足的！我可是恨不得立刻就把你送走。”茧美哼起《唐娜唐娜》，“就要被卖掉了～用那悲伤的目光啊～望着这一切～”。^①

监视我，以防我在乘上巴士前的这两周之内逃跑——这就是茧美的职责。

“那么这样吧，为了防止我有奇怪的举动，你可以和我一起。就让我在最后的时刻和朋友们告个别吧。”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还是拼命地，殷切地，几乎没有尊严地恳求着。

“你这家伙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啊？”

“我是独生子。”

“这种事我当然知道，已经全部都调查过了。”

“小学时，我放学回家看电视的时候，母亲说‘我去买些肉糜’后就出门了。目的地是附近的一个超市，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只是继续看着电视。当时，我沉醉在最喜欢的变形机器人大显神威的动画片里。等这个节目结束后，另一部动画开始了。又一个节目之后，开始播放傍晚的新闻节目，这时，我的身体里

① 《唐娜唐娜》原名《DONNA DONNA》，也有写作《DONA DONA》，这是一首在犹太民族中流传甚广的民谣，后被译成多国语言传唱。歌词的内容是关于要被送往市场贩卖的小牛以及有着翅膀自由飞翔的燕子。DONA是女子名字，指代被压迫的女性。



渐渐涌起不安，咕嘟咕嘟的，像是温泉里的水泡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从心底冒起的不安接二连三地破裂，我开始奇怪母亲为什么那么晚还没有回家。我坐立不安，站起身望着窗外，又立刻回到房间里，从大门上的猫眼往外看。我关上电视，又再次打开。我拿起电话，却不知道该怎么打给谁，只得再放下。”

“我担心如果遇到事故了该怎么办，没想到真的发生了事故。”

“我知道啊，调查过了呀。”茧美的态度就像是在听别人说些无聊的大话，搓着之前伸入耳孔的手指。

“但是你调查不到当时的我有多么不安。”

“所以怎么样？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吗？”

“我很了解等待永远不会来的人时的那种寂寞。”

“难道你是想说，你走以后你的恋人一直等着你很可怜吗？你是白痴吗？不对，因为你是白痴才会被‘那辆巴士’带走。不会有人等你的啦，谁都不会！”

“我也这么想，但是，如果不好好地告别，她们不就没法继续前进了吗？”

“这倒也是。如果继续以为自己是在和你交往，的确是浪费时间。”

“所以拜托了。”虽然我明白基本没什么希望，却还是忍不住请求。

“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我帮你打个电话确认下，不过，不要有什么期待，十之八九是不行的。”

“我明白。”

然后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请求被批准了。在用手机不知道给谁打了电话之后，茧美一脸不悦地说：“他们说没问题。”

“为什么呢？”虽然很高兴得到批准，却还是存有疑问。

茧美皱着脸说：“因为好像很有趣。”不过她这张脸完全看不出有趣，“那边是这么说的。好奇心旺盛，大概是对可以同时脚踏五条船的男人有兴趣吧。他们似乎想知道这场巡回告别会是怎样的情况。”

我虽然不知道她的同伴到底是她的上司还是同事或者是雇主，但我对他们能认真到什么程度还是感到吃惊。不过，这真是幸运，我的愿望实现了。然后，也不能说是因为意外地得到许可而蹬鼻子上脸啦，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以的话，能不能不要告诉她们我就要离开的事？”“你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立场？”茧美又一次皱起了眉，“你到底哪来的脸皮说得这种厚颜无耻的话！让我看看你的脸！”说着就把那颗圆圆的脑袋凑了过来。

“不行吗？”

“不，唔，也不是不行啦，不过，我有条件。”她巨大的身体俯视着我。

“条件？”

“我呢，宁可死也不要等人，如果特地过去却扑个空我可饶不了你。”

“这样，我会好好地跟对方事先取得联系，约好时间再去。”

“就算是约好时间碰头，只要是等待我也不爽。”

“那么，我尽量去对方家里拜访。”



“就算是这样，对方也可能在上厕所、睡觉、去便利店什么的哦。”

要这么想那就没辙了，我不禁傻眼，只好说，“如果我按门铃后对方不来开门，那么我就放弃。”

“好，那么，就三下！如果按了三下门铃还不出来就收工。”

“十下！”我讨价还价，“至少，总得给我十次机会嘛！”

“三下和十下没什么区别的啦，真不干脆。还有，既然你拜托我不要说，那么关于你的事情我保持沉默。我不会告诉她们你要被‘那辆巴士’带走，也不会说被带走后会怎么样，反正就是那种又老套又黑暗的故事嘛，不说为妙。不过相对的，除此以外，不论我说什么你都不可以生气，不管我对那些女人态度有多恶劣，说你什么坏话，你都不许抱怨。”

我自然只有接受这个条件。所以现在，虽然她对着广濑明说了有关不伦的话题，我却没有办法斥责她。

广濑明气得脸色通红，她先瞪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锐利的目光扫向茧美。茧美对此似乎很是愉快，继续说道：“跟你搞不伦之恋的，是那个吧，靠类似山寨迪斯尼的角色赚了一大笔钱的家伙，我记不清是狗还是熊了。如果是我的话才不会对那个有钱人放手呢！和这个肤浅的小星野比起来，还是那边那个有妻子的男人靠谱些。”广濑明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她望向我，似乎在说“为什么她会连这些都知道”，但是我也同样听得呆若木鸡。我知道她曾和某个男人有过不伦关系，她简单地解释过，之所以会一个人去摘草莓，是因为对纠缠在这不明不白的不伦之恋里感到